

六、促進社會溝通的 翻譯者與敘事者

進入 文化的那扇門 母語 是唯一的鑰匙

如果 我懂得鳥的語言 我一定熟知鳥的世界

——撒古流·巴瓦瓦隆

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，是如何在一個有文字的民族中去熬過、去度過。像我們這類有記憶與經驗的人，對於沒有記憶與經驗的人是有責任的。

——撒古流·巴瓦瓦隆

剛投入藝術與文化工作時，撒古流自許為「pulima」，意為「從手」，指什麼都能做的人；投入「部落有教室」時期，自許為「puqulu」，意為「從腦」，指有思考能力之人；現在的他正朝著做為一位「puvarung」而努力，意為「從心」，指具有慧心的人。撒古流不僅精通熟練自己的語言，2000年代中期後，他將鍛鍊與駕馭中文的能力視為這個階段的新挑戰。透過更有素養的排灣族語能力、更扎實地研究能力、更精進的圖繪敘事能力，以及中文翻譯能力，書寫排灣族知識與哲學體系。



[右頁圖]

2015年，高雄市立美術館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——撒古流個展」展場一景。（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）

2009年，「祖靈的居所」於國立臺灣科學博物館展出前夕，撒古流與團隊趕製展間の木雕作品。





撒古流 神話傳說——
嫁給百步蛇 2007
鉛筆、紙

從記錄、分類到知識體系： 中文的鍛鍊與知識圖像書

在都蘭安頓下來後，重回大型工作室的撒古流，除了又開始回到製陶與大型創作；更進一步著手進行淡水時期就開始醞釀的排灣族知識體系的翻譯、書寫與圖繪，他稱之為「祖先的名字」或「我們的名字」。

撒古流企圖把排灣族的各種「名字」及其背後蘊含的深厚知識或智慧，書寫或圖繪下來；包括仍在使用，甚至已被許多人遺忘的冷僻字。他舉例：「漢人說『動物』指的是會動的生物，但排灣族語稱動物為『qemuzimuzip』，意思是『世代代哺育我們的』」，詞彙的定義或意涵，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價值觀與哲學觀。

他也用「末梢」來比喻這些「名字」是排灣族知識及哲學思惟的具體表現。我們常聽到原住民的生態智慧或生活哲學等語，但聽來總覺空泛；究竟這個智慧與哲學是什麼？撒古流認為必須把哲學思惟的「末梢」寫清楚。

這個知識體系和他三十幾歲時所提出的「部落教室」理念是一以貫之的，他說：「部落教室一定要有一個知識系統去教，知識系統如果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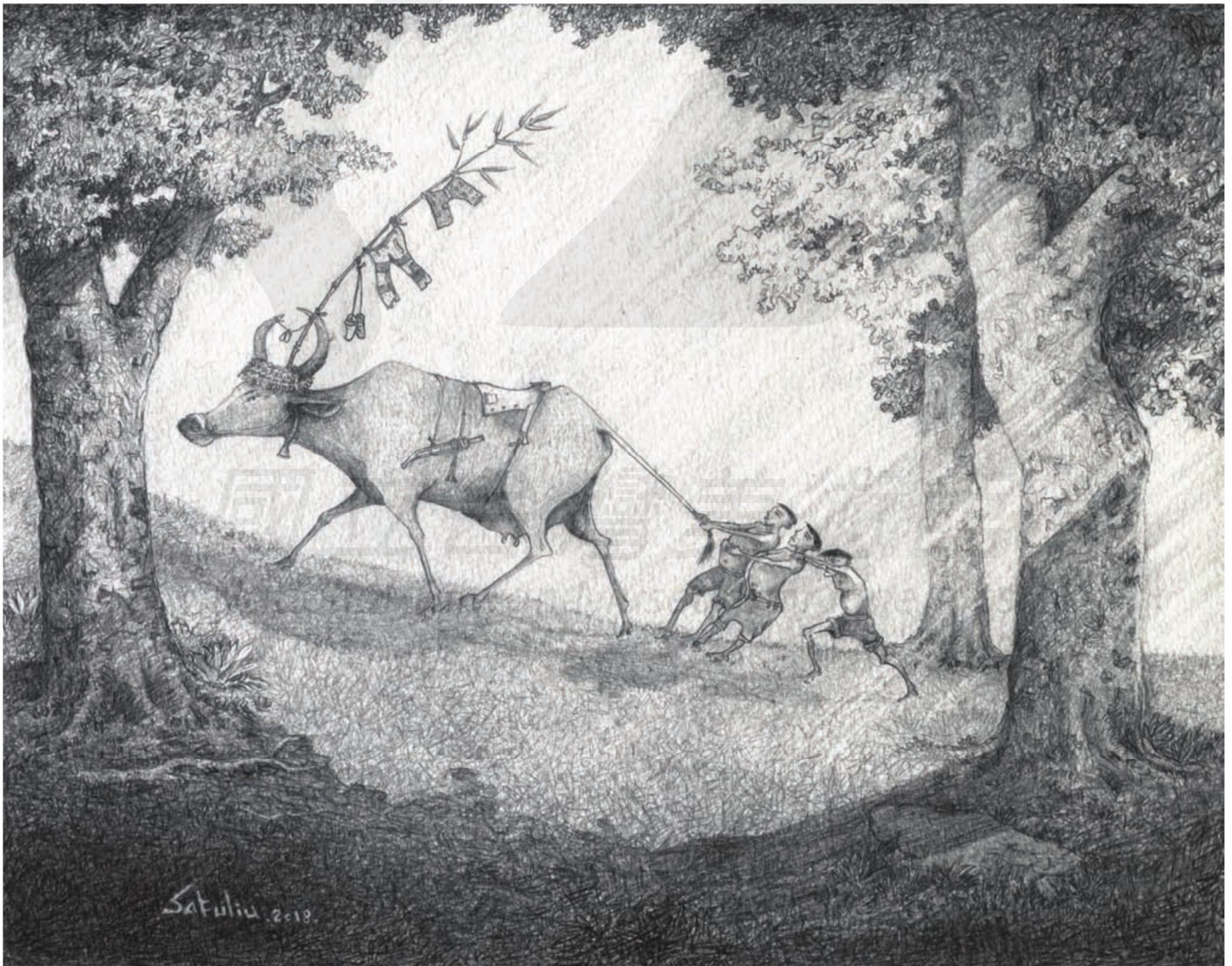
存在，那我們教什麼。」而他認為有系統的呈現知識體系的書籍太少。由於撒古流多年累積的資料庫龐大，他同時進行不同主題的書寫，有些主題已醞釀了十幾年，而他完成的第一本以知識體系概念書寫的書《祖靈的居所》（2006，P.136下圖），便是從他起步的重要成就——陶文化開始。當我們以為撒古流已在1990年代完成「失落陶壺」的重建，對撒古流來說，其實是一個未完成式。

雖然早於1990年代初期，撒古流就意識到出版的重要性，基礎知識專書《山地陶》與《排灣族的裝飾藝術》，以及推動「部落有教室」

撒古流 牛的錯 2018

鉛筆、紙

兒時記憶，父親墾了大片的水田，因此養了好多牛幫忙犁田，而孩子們也沒閒過.....放牛。





撒古流 山上小孩系列——
砍柴 2016 鉛筆、紙
砍柴、挑水、照顧年幼的弟
妹，是身為家中老大永遠不
變的工作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撒古流所著之《祖靈的居所》
封面書影，榮獲第38屆金鼎
獎「優良出版品推薦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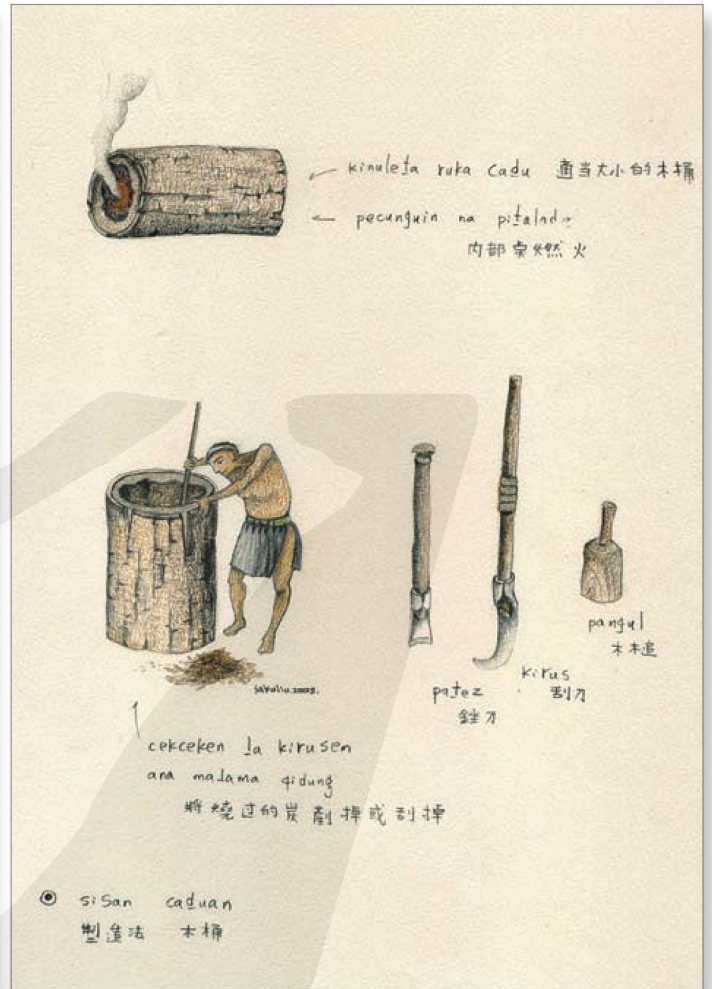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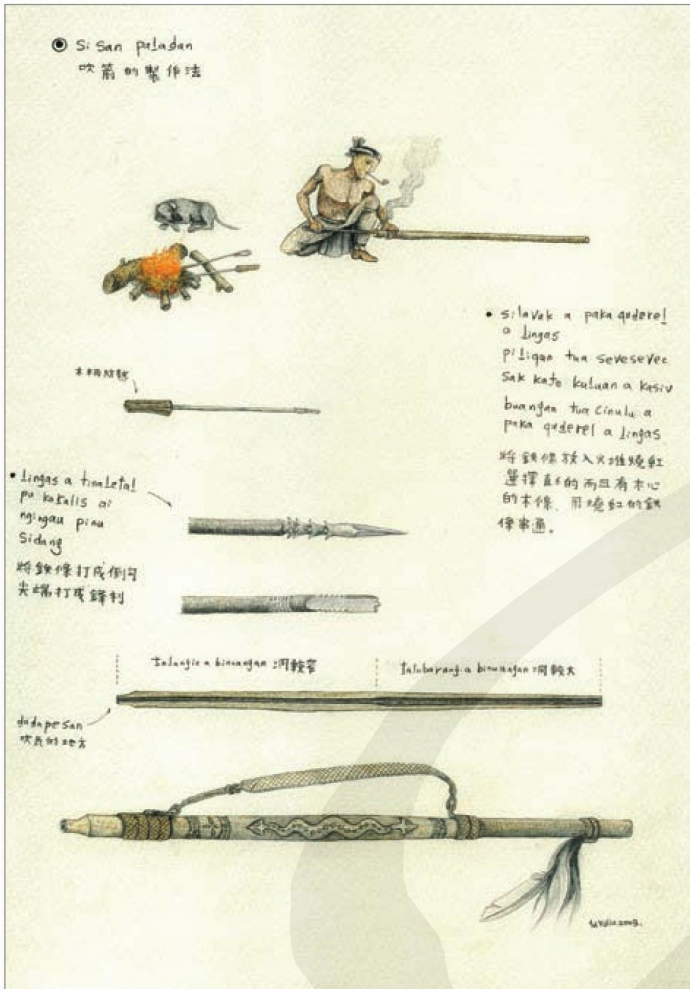
理念的《跨世紀文化扎根運動》，已分別於1990、1993、1998年出版。但是，撒古流認為《祖靈的居所》，才是繼《部落教室》之後第一次嘗試的書寫；這個階段的書寫和之前的不同，在於更進步的排灣族語能力、更扎實的研究能力、更精進的圖繪敘事能力，以及最大的不同——中文翻譯能力的鍛鍊。他將駕馭中文的能力視為這個階段的新挑戰。

對於排灣族知識的吸收（採集、整理、歸納、考據與記錄等），撒古流從未中斷。數不清的資料與圖稿持續累積、腦海中的記憶與經驗也愈來愈龐大，他意識到知識的吸收已處於「爆滿」狀態，需要釋放；撒古流試圖重組出一個條理更為分明的思考與書寫架構，來呈現各種事物是相連結的知識體系。

例如，陶壺這個主題連結了許多知識，撒古流利用敘事畫呈現古陶壺由來的神話故事，同時輔以詳盡的中文解說，以說故事為主軸，並適時加入考據的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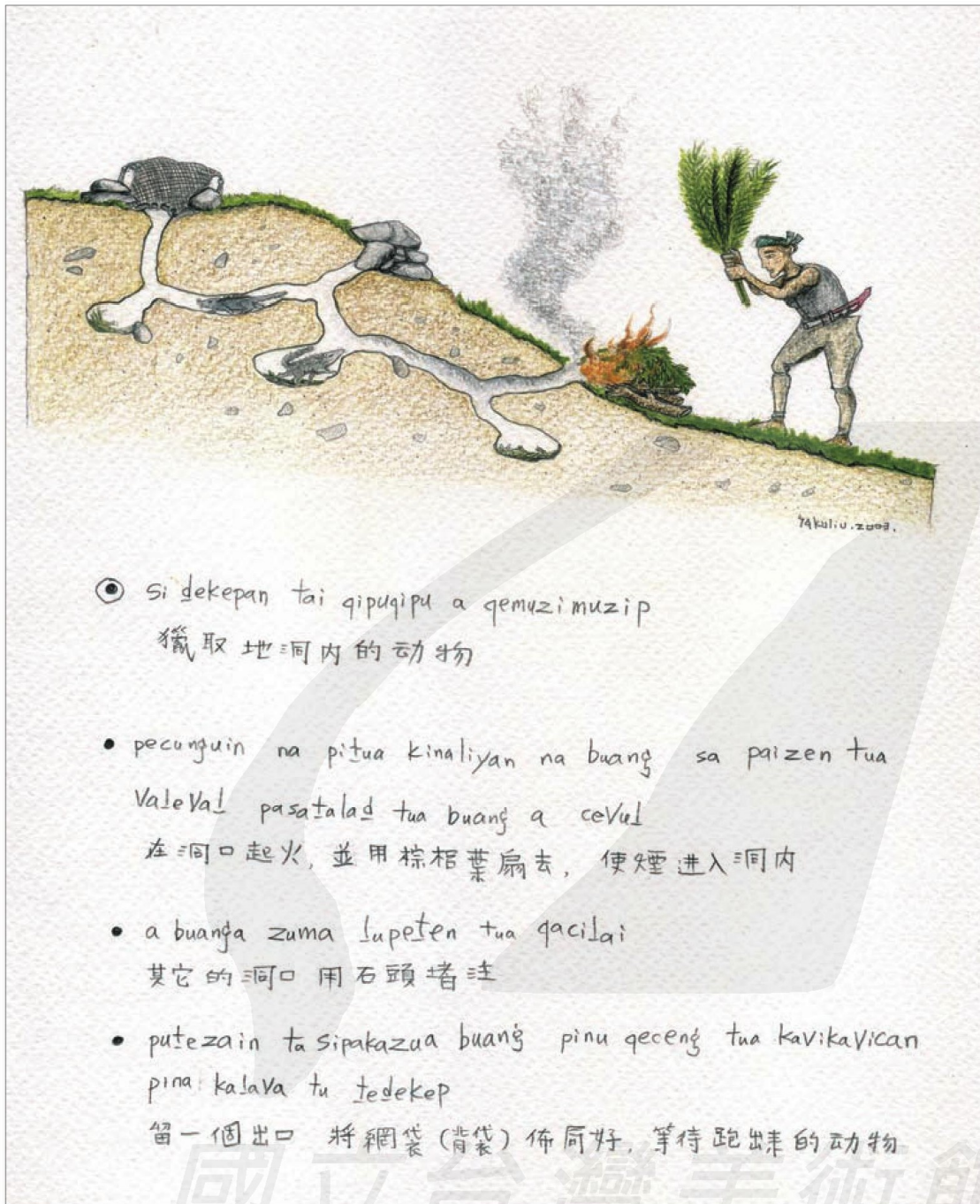
撒古流坐在自己刻製的木雕坐椅上，身後映襯著排灣族的傳統圖紋門板，精神煥發。（潘小俠攝影提供）





2009年科博館「祖靈的居所」展場一景，首次嘗試將博物館典藏的古文物和現代裝置石板屋結合，還原古陶壺祖靈原本熟悉的空間。





2003年，撒古流繪製「火的知識」系列作品，以手繪插圖加上中文、母語文字，說明排灣族傳統文化中火的妙用。

[左圖]

獵取地洞中的動物。

[左頁上左圖]

製作吹箭的方法。

[左頁上右圖]

製造木桶的方法。

釋；之後，再將所謂的「末梢」，即古陶壺不同的名字，以圖誌、影像與文字（母語、中文並陳）來介紹名字背後的社會意義。2009年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的「祖靈的居所」特展，撒古流重建石板家屋、陳列古陶壺，並搭配圖文解說，就是《祖靈的居所》這本書的立體化呈現。

1990年代後期，撒古流就已發展出敘事畫來描繪不容易透過文字表達的部分；透過圖像，讓許多複雜的知識內容可以更容易的被領略。而這個階段他深刻地體認到，原來沒有文字的民族，既然生活在這個文字世界中，仍必



撒古流的新著《Qata 呵護——排灣族·琉璃珠》封面設計。

須用文字保存與傳遞文化，也就是將母語翻譯為中文。撒古流深有感觸的說：「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是如何在一個有文字的民族中，去熬過、去度過。」但撒古流依然積極正面，有著悲觀中的樂觀，學好中文才更能促進彼此的溝通。

然而，對於四十幾歲的撒古流來說，中文能力的學習與鍛鍊

是一段艱難的跨越，撒古流說：「那時我要寫兩行字都很困難，更不要說一本；所以，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研究中文的結構。」、「我總是最疲憊的身體去寫下這些東西。」《祖靈的居所》是撒古流第一次書寫大量的中文字，雖歷經了一段難產過程，但於2014年獲得第38屆金鼎獎「優良出版品推薦」的肯定。長久以來，撒古流不斷地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報導人或翻譯者，提供並分享自己所知與所感；而今，他自己就是研究者與作者。

詩意的翻譯： 「行走於大地上的種子」

中文書寫能力增強後，撒古流更為急迫地督促自己把大量的記憶書寫出來（筆者拜訪他時，他拿出厚厚一疊手寫與手繪稿，是他現在正在進行、還待完成的書）。繼陶壺之後，撒古流著手書寫排灣族三寶的另一神聖之物——琉璃珠的哲學。陶壺是以人與祖靈為中心，保護人；琉璃珠則是呵護與守護自然界（河川、森林、種子），就像大地之母。

有感於目前對琉璃珠的解釋過於膚淺，甚至和琉璃珠的神聖意義格格不入，例如琉璃珠的由來是一個孔雀王子下凡希望迎娶頭目女兒所下

【琉璃珠的哲學】


不斷鍛鍊語言能力的撒古流，以優美、詩意的中文敘述，以及細緻的圖紋註解，為讀者介紹琉璃珠的意義，推廣排灣族的精神文化。



sa kurakurau yitjanu liljing
雲彩下的聖雲豹

圖解 白色底 - 雲

藍色線 - 水溝
紅色線 - 生命




qadau
太陽之珠

圖解 白色底 - 雲

同心圓 - 宇宙運轉規律
紅色底 - 生命
藍色圓 - 水環繞
中間黃色點 - 大地

藍色點 - 太陽的汗水
藍色線纏紋 - 水的生命
紅色線纏紋 - 生命場域



mulumulitan maru qazavai itjanu viqeviq
陽光下俯臥著 生命的浪花

圖解 藍綠色底 - 蘊水充沛的大地

紅色邊線 - 生命
五條白色線 - 完整的水浪花



牲祭半歲的黑豬

天窗

部落祖靈屋內行太陽神祭時，以火引靈之儀式 示意圖



sa lukadrun
聖傾倒之愛

圖解 ● 冥想 - 聖祖靈居所
yibelem - timali ozanan maa tle vuvu

同心圓 - 大地運轉規律
黃色底 - 大地
紅色圓 - 生命環繞
中間黑色點 - 祖靈與子孫所在位置

周圈小圓點
四個黑色點對稱
祖靈與子孫所在位置，天、地、東、南、西北五個方位，無所不在

四個綠色點對稱
植物生長位置，四個方位

黃色點
土地與土地之間

纏紋
藍色線 - 河川生命
黃色線 - 土地生命
綠色線 - 植物生命
紅色線 - 動物生命



mulumulitan katje kauljayan
陽光的臍帶

圖解 白色底 - 雲

黃色線 - 土地
紅色線 - 生命之源
藍色線 - 河川




saljiq pina qadavan
月亮被照耀著 - 月亮之珠

圖解 綠色底 - 綠色大地

黃色底 - 種子落腳之地
中間紅色點 - 月亮，帶著生命的種子

黃色線 - 月光



maru milig liina cikelan
行走於大地的種子

圖解 綠色底 - 綠色大地

黃色圓底 - 種子落腳之地
紅色點 - 生命種子

黃色底線 - 種子世代交替的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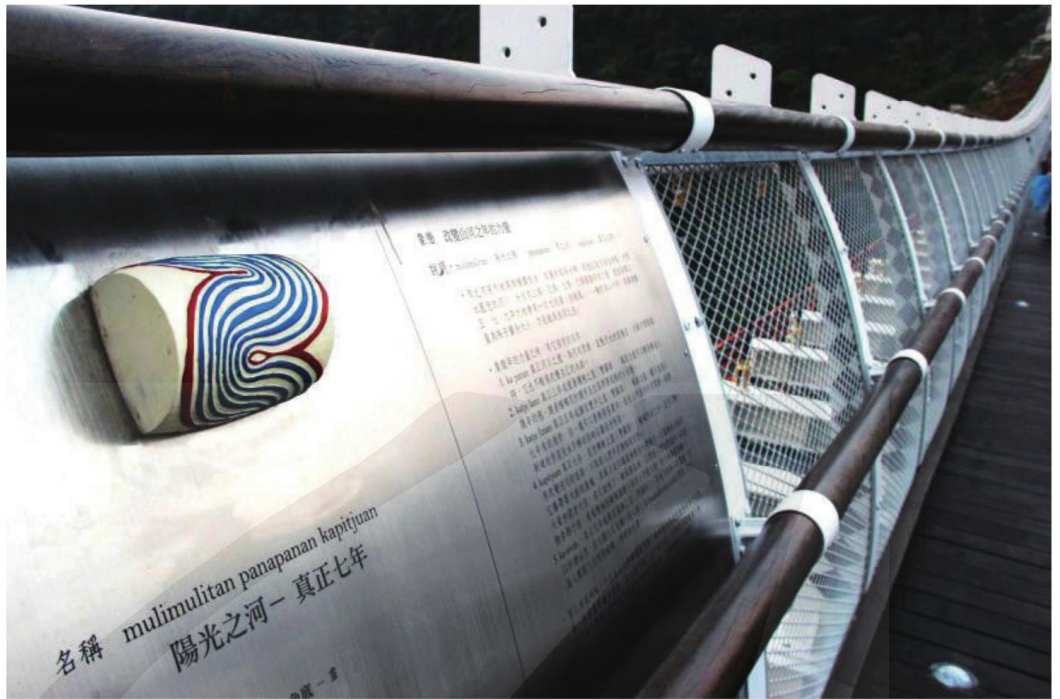


mulumulitan panapanan kapitjuan
陽光之河 - 真正七年

圖解 白色底 - 雲

紅色線 - 擁有生命之河
七條藍色線 - 擁有七條大河的能力，可以輕易改變土地

2015年，撒古流為三地門鄉的山川琉璃吊橋設計三十二件琉璃珠意象裝置，結合故事牌文字解說，轉譯部落的文化與智慧。



的聘禮；撒古流認為，必須讓大家認識琉璃珠之所以被排灣族視為聖物的原因，大家才會恍然大悟琉璃珠背後的深奧哲學。

這個哲學需要相當完備的知識基礎、優越的母語能力，以及中文素養才能表達貼切。撒古流先為琉璃珠的分類提出分類架構，包括「mulimulitan」（太陽系列琉璃珠）、「saljiq」（月亮系列琉璃珠）、「tjuatjuan」（星星系列琉璃珠）、「sevalitan」（祖靈之珠），以及「na matjatjuketjukez」（相互支撐）等，並以優美、詩意的中文翻譯介紹琉璃珠的意義。撒古流寫下：

「qata」，呵護之意，亦是現今俗稱的「琉璃珠」。

「ki qata」，依賴呵護之意，形容嬰孩需要被母親呵護與關愛，撫育成長。

排灣族人深信琉璃珠是vangalj nua nasi（生命的果實），sini pakavulj nua gadau tua kacalisiyan（太陽賜予斜坡民族的禮物）。

撒古流對於琉璃珠的介紹和我們以往從大眾媒體認識的大不相

同、意境相去甚遠。這些優美、詩意的翻譯，包括每顆珠子的名字（名稱），例如〈行走於大地的種子〉、〈陽光的臍帶〉、〈陽光下俯臥著生命的浪花〉、〈聖傾倒之愛〉，以及〈雲彩下的聖雲豹〉等，容易引發人們心中的想像力開始運作。（P141左列）

他同樣透過繪圖，來呈現琉璃珠相互連結的知識體系。例如說明「太陽之珠」和「太陽神祭」的關係。排灣族的石板屋內最神聖的「天窗」，是天與地、祖靈與人間的通道；而這個建築中的「天窗」，也呈現在「太陽之珠」的圖紋中。

撒古流詳盡介紹每種琉璃珠系列與每顆琉璃珠名稱的意義，例如月亮系列之〈月亮被照耀著——月亮之珠〉（P141右排3圖），象徵「呵護著宇宙生命的子宮」；過去部落事務分工，務農主要為女性的工作，尤其照顧作物及採集野生瓜果，因而稱之為「月事」。又例如太陽系列的〈陽

以青銅彩繪而成的琉璃珠意象裝置。（王言度Cudjuy·Pahaulan提供）





2015年，撒古流（戴帽者）與團隊正在焊製琉璃橋入口處結合蛇紋岩、白鐵烤漆融刻的裝置作品〈芋頭和番薯〉。（王言度Cudjuy·Pahaulan提供）

光之河——真正七年〉(P141右下圖)，象徵「改變山河之年的力量」；琉璃珠上兩邊的紅線是為生命線，中間七條藍色水紋，象徵七年來一次的颱風。另外，也有三條、五條或九條的藍色水紋，則分別象徵三年、五年或九年來一次的颱風。而線條的多寡也是颱風強弱之別。

如撒古流說：「排灣族物質文化精湛，尤其擅長於將物質文化升格為象徵與精神層面。」撒古流已鍛鍊自己為pulima，來重建排灣族的有形事物；而這個階段，他更希望透過中文翻譯，說明有形事物的無形觀念。

■ 象徵與敘事並用

撒古流也將排灣族藝術擅長使用的象徵手法，應用於現代創作。



2009年，高雄市立美術館「蒲伏靈境：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」展覽一景。（盧梅芬攝影提供）

2009年在高雄市立美術館「蒲伏靈境：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」展出的作品〈蒲伏靈境——心中的三座山〉，是象徵與敘事並用的代表作。

這件作品以三組排灣族木雕圖騰柱，以及相對應的立體人像雕塑為主架構，敘說現代貨幣、國家政權與外來宗教等三大外力對排灣族文化的深刻影響。而面對這「三座山」所帶來的歷史創傷或矛盾，撒古流期望透過「雨水」澆灌心靈並恢復文化生機，才有力量反省或善用這「三座山」。

第一座山（木雕圖騰柱）雕刻出一座祖靈像且其周圍布滿了鑲嵌入木雕的錢幣，名為〈披上錢幣的祖靈〉，以錢幣象徵現代貨幣對部落的影響與衝擊；再以相對應的〈鷹架上的獵人〉寫實雕刻，敘說現代經濟帶來的廣泛影響，即大量的原住民青年流浪至都市淪落為底層勞工。第二座是〈百步蛇的老朋友〉，以一條百步蛇穿過歷屆殖民者的國旗，





[左頁上圖]

結合象徵與敘事的裝置藝術作品〈蒲伏靈境——心中的三座山〉。(盧梅芬攝影提供)

[左頁下左圖]

「蒲伏靈境：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」展覽一景。(盧梅芬攝影提供)

[左頁下右圖]

〈鷹架上的獵人〉(局部)。(盧梅芬攝影提供)

2008年，製作〈鷹架上的獵人〉中的撒古流。(王言度 Cudjuy · Pahaulan提供)

象徵文化被更迭的政權剪斷，以及用「老朋友」一詞諷刺漫長的殖民歷程；再以相對應的〈登記第五號〉，微觀的敘說部落的領袖制度被國家選舉制度所取代。第三座〈信仰的枷鎖〉木雕柱與〈文化的毯子〉立體



雕塑，則分別象徵與敘述族人接受各種外來信仰，又惦記著祖靈信仰的心靈矛盾。

象徵與敘述、傳統文化與歷史敘事，依然可見之於2015年於高美館展出的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——撒古流個展」。撒古流透過2003年發展出來的「光的記憶」鉛筆繪畫，微觀的敘述現代化過程中的改變，有荒誕也有趣味。荒誕現實如部落老人想用燈泡點菸，趣味則如撒古流首次嘗試的動畫作品〈森林路上·兔子〉（2015），描述撒古流頭戴電光牌安全帽，載著配電材料，騎著機車經過森林崎嶇山路與兔子相遇的經歷。

同時運用空間的安排，撒古流帶領觀眾以時間回溯的方式歷經部落的歷史變化。「部落外的樹蔭」空間，敘說部落邊界的大樹被充當電線杆、老人站在椅凳上用燈泡點菸的荒誕現實；石板屋的殘缺一角，留著鑲嵌滿現代錢幣的祖靈柱，屋頂的石板部分殘缺、已看不到與祖靈溝通的天窗；最終抵達石板屋室內一隅，仍完好的祖靈柱與陶壺架，象徵



[左頁上圖]

2015年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的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——撒古流個展」，展出撒古流2003年開始創作的「光的記憶」系列鉛筆素描作品。（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）

[左頁下圖]

尚未完成的巨型木雕作品〈百步蛇的老朋友〉。

[上圖]

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」展場一景。

[下圖]

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」展中的石板屋內裝置。（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）





2015年，撒古流與父親合影於「邊界續譜：光的記憶」展覽現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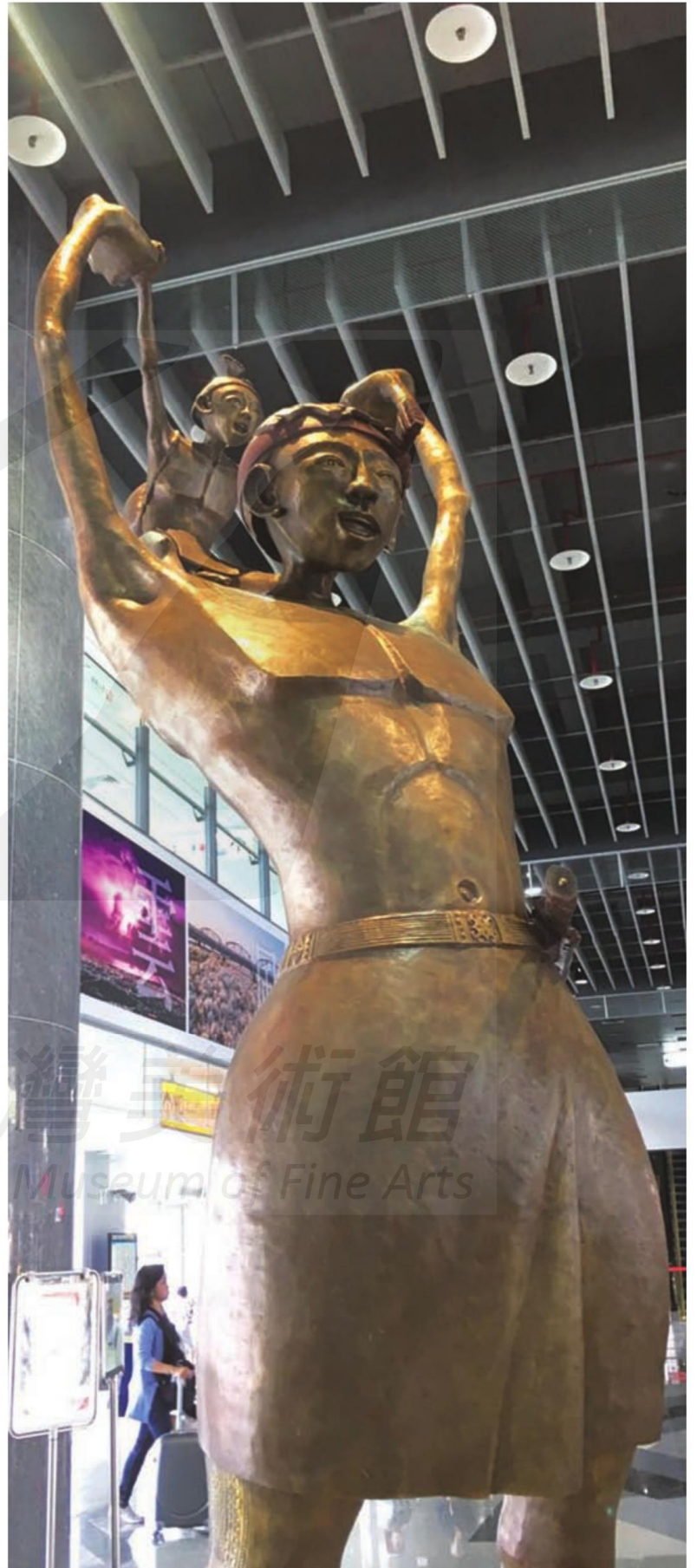


撒古流 太陽的小孩 2017
青銅、白鐵 410×390cm
屏東車站一樓大廳公共藝術

撒古流心中堅固的排灣族文化。

這整套作品中的鉛筆繪畫、祖靈柱雕刻、石板屋搭建、一只只的陶壺，以及一個個圖像符號的繪製與解釋，正是撒古流自1980年代以來，鍛鍊自己成為一位全方位的pulima，以及敘事與書寫能力的集大成表現。

2017年完成的屏東火車站公共藝術〈太陽的小孩〉，最精采的部分是撒古流創作生涯以來，第一次呈現圖像符號的大集合，共計二百五十種。撒古流不僅呈現了排灣族驚人的圖像藝術，更書寫出每個圖像的知識與故事。肩上扛著孩子的父親，身旁手持竹蜻蜓逗弄小孩的母親，以及仰望主人的土狗；和樂的排灣族家人，腳踏在充滿文化符號的土地上，是撒古流嚮往的文化美景。



■ 初衷不變： 永不停止的「部落有教室」

[左頁圖]

〈太陽的小孩〉（局部）。
（盧梅芬攝）

撒古流除了將創作當作一種社會媒介，進行文化復振；同時，也透過作品持續表達原住民族被殖民後，處於不同政權與多重環境的矛盾與處境。例如，現代經濟（貨幣）與傳統交換（以物易物）、基督教信仰與祖靈信仰，以及部落制度與國家制度等。撒古流在此矛盾中表達原住民族的殖民創傷，但也並非完全以二元對立式的觀點排除外來文化、僅突顯部落文化價值；而是，同時表達傳統文化價值，以及文化復振過程中的協商與調整態度。

當原住民的族群意識在1990年代逐漸走出黑暗時期，2010年代，撒古流依然在問：「我到底是誰？」，並反映在作品〈無從落地的雨水〉（2012，p.155上二圖）。這件作品描述部落耆老的智慧，如天上雨水般滋潤著土地；然而，隨著老人的年邁，這「無字天書」可能隨時凋零，雨水般的知識無從落地。撒古流透過乾枯龜裂的土地，表達如甘霖般的耆老記憶與智慧，因缺乏後繼者的深掘而「無從落地」；承載知識與哲學的圖紋，散落在龜裂土地上，以此表達文化傳承的斷裂危機。

正是這個「我到底是誰？」的危機意識，讓撒古流不斷地深掘，同時也深化了排灣族文化。耳提面命地不斷強調文化傳承與文化斷層，因為文化重建是不容易的，將排灣族轉譯為文字（母語與中文）的人才仍有限。

撒古流傾注畢生的努力倡導民族美感與教育，並不斷修正實踐方式。2009年八八風災後，大社部落成為危險不適居住地區，撒古流回到屏東擔任部落遷村重建委員會總召集人，雖然在遷村過程中出現各種矛盾與衝突，甚至是撒古流與大社部落村民間的信任危機，但撒古流的「部落有教室」初衷不變，希望在危機中求得轉機，再造理想部落。同年，部落教室的理念卻在屬於泰雅族的新竹司馬庫斯部落獲得實踐。



始終親力親為、堅持走自己的路的撒古流，2008年攝於都蘭糖廠柴燒都蘭陶現場。

【右頁上二圖】

撒古流
無從落地的雨水 2012
油土、素坯、雕塑、影像裝置
祖先雨水般的知識無從落地。
(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供)

【右頁下圖】

撒古流(左5)和司馬庫斯部落夥伴與部落教室模型合影。



1996年，撒古流(左1)與7-11便利商店合辦「全國中小學石板文化營」，親自為學員解說排灣族的石板文化。



1998年，撒古流舉辦部落兒童陶藝訓練營。



2001年，撒古流舉辦「部落婦女創意刺繡培訓營」，鼓勵婦女創新刺繡紋樣。

永不停止的部落教室，新生命的教養，是讓智慧甘霖得以「落地」的重要力量；撒古流期望孩子未來也能夠成為傳承排灣族文化的中堅分子。

當我們還在用pulima盛讚這位藝術家時，2000年代中期，撒古流已自我期許做為一位排灣族價值觀下的puqulu與puvarung。當大部分的人把這位藝術家詮釋為美的釋放者，他同時也是一位建立龐大知識體系的研究者、促進社會溝通的翻譯家與記憶所繫的敘事者(說故事的人)；透過





【上圖】

2000年，撒古流（前排右3）獲頒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4屆「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有功人員」。

【下圖】

2018年，撒古流（左3）獲頒第20屆「國家文藝獎」美術類得主，以一身亮麗的傳統服飾出席頒獎典禮。

生活美學、敘事與翻譯，讓更多不同族群的人更能理解「部落有教室」的理念，進而促進更多人參與，涓流成河，促進社會改變。不管外在環境如何變化、如何評論他，他一直在走排灣族的路，更是走自己的路。

■ 感謝：本書承蒙撒古流·巴瓦瓦隆先生授權圖片，王言度先生、林建享先生、潘小俠先生、簡扶育女士、蔣斌教授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、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，以及藝術家出版社等提供圖版及相關資料。